

朱子大全集

第五
函
八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序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轉以相承不復嘗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秘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瀆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爲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懈弛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

三十六卷更爲裝褱爲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尙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裨正書序

裨正書三卷唐陳昌晦撰凡四十九篇熹所校定可繕寫初熹被府檄訪境內先賢碑碣事傳悉上之府是後得此書及墓表於其家表文猥近不足觀然述其世次爲詳書雜晚唐偶儷之體而時出奇澁殆難以句讀也相傳寢久又多僞謬無善本可祖參校特以意私定其一二而其不可知者蓋闕焉觀其潔身滄海之上不污世俗之垢紛次輯舊聞以爲此書雖非有險奇嚴絕之行瓌怪偉麗之文然其微詞感厲時有發明理義之致而切於名教者亦可謂守正循理不惑之士矣操行之難而姓

名曾不少槩見於世亦足悲夫詩之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若昌晦者可謂近之故熹因校其書而爲序其意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家藏石刻序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字跋辨證之辭以爲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慨然自恨身貧賤苦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爲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畧如歐陽子書然銓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於是始祛其橐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間坐對循行臥起恒不安自前不待披篋

篋卷書把玩而後爲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爲橫卷若書帙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姑首是書以俟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八月二十二日壬辰吳郡朱熹序

許升字序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蓋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予學予察其得於內者蓋如是故因其名之義而敬字曰順之云紹興戊寅十一月十二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謝上蔡語錄後序

右上海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

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游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有論語

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

篇

題曰上蔡先生語錄

後得吳中板本一篇

題曰逍遙先生語錄陳留江

少卿及夫隱之子希元者

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怡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

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

題曰謝子雅言

凡書四篇以相

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

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

與板本吳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

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

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

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

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溪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辜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辜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大本諸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者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考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庚午新安朱熹謹書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

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厘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倘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耻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仲晦朱熹書

論語蔡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旣沒數十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十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殽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以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

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黃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遊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遊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之聲相聞其間澗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

在外則或事之縈係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與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爲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問而爲一日之別未嘗不勤勤然相嚮慕以別爲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爲學未足以克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遊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爲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爲賢於人其志豈止纓於今之爲士者哉顧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予之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

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睽離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然于懷也則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論語要義目錄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一十一篇

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別一篇魯共王毀孔子舊宅得之

齊論語二十二篇

有問王知道二篇

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

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

昺等取皇甫偁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

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

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

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爲說又未能卓然不叛于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于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爲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于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于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于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

之注疏有不可畧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溪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如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旣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

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
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
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想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
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
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爲他人發
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
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
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
罪焉爾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
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去聲下同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
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
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于俗學而絕之以爲

迂且淡也毋惑于異端而躡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
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卽此以爲學其卒
非離此而爲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
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
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爲之
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旦過熹而言曰萬年之會大父起諸生事仁
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尚未建二三大臣
以爲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未
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爲誌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
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

疑也而朝廷每修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顧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肖誠不勝其憤懣嘗具其事以聞於朝章幸已下而任事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有言且病其不能遂也子以是爲何如哉熹謹對曰先祖有善而子孫弗能知是不明也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爲是汲汲亦其宜也雖然予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不務其外而務其內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其所以傳世而垂後者豈獨以一朝忼慨死職爲諒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伏而讀之其言之粹皆可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以吾子之才之志而用其力于此不以貴乎已而聞于人者亂焉久之而弗渝也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身揚名而顯其親豈不有餘地